



解放軍文藝

百期小說選

BAI QI XIAOSHUO XUAN

百期小說選

*

解 放 軍 文 藝 社 出 版

北 京 旂 幟 寺 一 号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4号

解 放 軍 報 印 刷 厂 印 刷

北 京 阜 外 馬 尾 沟 九 号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

各 地 新 華 書 店 經 售

*

开本850×1168 $\frac{1}{16}$ 印张13 $\frac{1}{2}$ 字数319,000字

1960年4月第一版

196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3)1.20元

編 前 說 明

“解放軍文艺”自1951年6月創刊起，到1959年12月，整整出滿了一百期。

在这一百期刊物的出版期間，我国的社会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綫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全国人民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方面，在經濟战綫、政治战綫、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在社会主义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方面，都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在此期間，为了保衛我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曾进行了神聖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的优秀兒女——中国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軍队；在国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剿匪反霸、解放沿海島屿、保衛祖国边防海防和空防的斗争中，在严惩金門蔣軍、准备解放台湾的斗争中，在平定西藏反动势力叛乱中，以及軍队本身在为建設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軍队的斗争中，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生产劳动中，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解放軍文艺”，作为一个以發表軍事題材作品为主的文艺刊物，在这一百期中，不仅發表了很多反映近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軍、中国人民志願軍在对敌斗争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中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的作品，热情地歌頌了毛澤东时代人民战士和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的高貴品質，还發表了很多反映我軍建軍以来各个历史阶段革命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在軍内外广大讀者中均

起了应有的教育作用。

繼往开来，温故知新，为了使“解放軍文艺”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地提高，更好地为軍内外讀者服务；为了使我国的軍事文学創作进一步繁荣，更好地發揮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我們在总结了刊物百期以来的成績和缺点，制定了刊物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光輝照耀下，在毛澤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繼續大跃进的规划之后，特編选了这几本集子，即：解放軍文艺“百期小說选集”、“百期散文选集”、“百期詩歌选集”和“百期曲艺选集”（戏剧部分因在1952年和1959年两届全軍文艺会演中出了选集，故不再重选）以向讀者。并企圖通过这几个集子，使軍内外作者和讀者了解“解放軍文艺”百期来的基本情况，以便在今后給予更多的监督和支持。

解放軍文艺社

1960.1.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部短篇小说集是《解放军文艺》创刊百期以来（1951—1959）优秀作品的选集。作者用不同的笔触，从多方面深刻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剿匪、边防以及革命历史等丰富复杂的战斗生活和建设伟大祖国的斗争生活。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堪称五彩缤纷、百花齐放。同时，这些作品大都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较完美的佳作。有些作品不仅被部队、工厂、矿山、农村和学校作为教材采用，而且其中所创造的活生生的英雄形象，已为广大读者熟悉，并成了经常鼓舞他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封面設計 戴光品

目 录

天山風雪.....	齐振霞	1
我要讀書.....	高玉宝	9
長空怒風.....	魏 巍 白 艾	23
揚着灰塵的路上.....	刘白羽	52
一把酒壺.....	崔八娃	63
“額爾頓·毛勒”和雪白馬.....	霍 健	72
綠色的底層.....	王公浦	88
擒匪記.....	史 超	104
老烟筒.....	魏 巍	118
草地上.....	胡 奇	139
森林之歌.....	林 予	150
党費.....	王 愿 坚	163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173
雪花飄飄.....	楊 朔	204
小姐妹們.....	傅 澤	234
一支人參.....	毛 烽	248
綠色的山谷.....	丁 系	266
老杜和助手.....	于 敏	298
路.....	郭明孝	310
央金.....	刘 克	322
“不受欢迎的列兵”.....	卓如平	336
同心結.....	李大我	342

連長叔叔.....	喻 石	354
半面佛.....	刘 伍	361
交通站的故事.....	峻 青	377
初升的太阳紅艷艷.....	康 濯	407
迎春.....	張 揚	416

天山風雪

齊震霞

我扶着阿合买提老汉走出連部。他喝得那样醉，走起路来好象失了主心骨。連部离他家不过一二百米，累得我滿头大汗。一路上他嘴里叨念着：“衛生員，你回去吧！我能走。”（老汉說一口流利的漢語，在去年我剛和他見面時，真不相信他是維族人。）他身子晃得更厉害了，我一直把他扶进屋子里。

他的老婆、兒子都不在家，今天是大年初一，大概都去看我們連的“兵演兵”和秧歌队去了，只有他的女兒瑪沙汗在燒茶。她也是剛看了秧歌回来的。我把老汉扶到炕上，炕上鋪着新毡，炕角上疊着一疊新被子，瑪沙汗給他拉了一条盖上。他还不断的叨念着：“衛生員，把你勞累了。咳！我活了快六十啦，生在天山，長在天山，我沒有象今天这样欢喜过，咳……。喝得太多啦！”人常說酒后話煩，老汉的話的确多，可是我听着并不煩。

“瑪沙汗，快給衛生員端碗茶，不，把咱的鮮奶子拿出来吧。”他和女兒說完又轉問我：“衛生員，我給你說，咱解放軍才到新疆一年多，不，你們才到这十个月零三天，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們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啦。”他說着想坐起来，我又把他按下去，“我給人放了一輩子羊，沒有好过一天，死不死，~~活不活~~的活着。你看現在我盖

上了新被子，鋪着新毯……。”

瑪沙汗遞給我一碗雪白的奶子，我感謝地向她笑了笑。我知道她不懂漢話，我向阿合買提老漢說：“我不會喝奶子。”瑪沙汗不說話也不將碗收回，我接過來放到桌子上。

“老伯，你躺着，我回去啦！”沒有等阿合買提老漢回話，我就走出了門。

門前是巴里坤湖畔，在和暖的太陽下，遼闊的草原上，有我們開通的水渠，有我們開垦的菜地，有一頂頂的帳棚。帳棚附近，有穿紅着綠的秧歌隊和鄉們正互相拜年，還有一片片的黑色、白色的羊群、牛群在米黃色的草原上蠕動着。晶晶的湖水映着遠遠的高聳入雲的雪山，這是多么簡朴而美麗的圖景，這是我們的駐地，這是祖國的邊疆。

我看着這美麗的圖景，想起了去年我們剛到這裡時，美蔣間諜特務烏、堯匪幫正大肆窺擾，草原上的帳棚有的搬向城郊，有的搬入深山，草原上冷冷清清的象一個好久不住人的家宅。阿合買提老漢整天愁眉不展，我們找老漢說說話也是那樣拘拘束束的。如今又不同了，你看剛才早晨吃飯時老漢那樣的歡喜，他坐在上席，大家向他敬酒，我們真象一大家子人啦。他為什麼和我們搞得這樣好呢？這裡邊還有這樣一段故事。

二

去年四月里，為了徹底消滅美帝蔣匪在新疆的殘余，我們要出發剿匪。我們連是前衛。連長讓我去領嚮導，鄉政府派的是阿合買提老漢的兒子。頭晚上說好，第二天上午帶路去；清早起來我到了他家，老漢慌慌張張地說兒子出去啦。我看看房子里空空洞洞的，東西也好像少了，他女兒也不在家，只有他和他老婆，我不知道

老汉在打什么主意。我一面向老汉解释，一面等着，等了足足有大半个钟头，仍不见他儿子的面。我知道咱们刚到新疆，和老百姓接近，处处得注意。他们很少听说过解放军、共产党，又是少数民族，我就特别耐心。我想：要不然，犯了群众纪律不算，还会影响民族团结，犯民族政策呢。可是我好说歹说，老汉只是个哼哈，老婆子也有时嘟囔上一会子，只听清“满的巴郎子，满的巴郎子”几个字。我不耐烦的想：“这地方的老乡，真是赶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吹预备号了，他的儿子还没个影儿——部队怎么出发呢？我真象一口吞了二十五只小老鼠，百爪挠心哪。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心直口快的说：“老乡，你想想，咱们剿匪还不是为了你们过安生日子，不遭土匪抢劫吗？你知道不？土匪不平，人民不宁。为了肃清匪特，让你儿子带带路，还推三推四，躲躲闪闪的，队伍眼看要出发了，你看怎么办？”

老汉闷着头大概在想事，听了我这番话好象也有动于衷了，半天才吞吞吐吐的说：“我儿子年轻……噢，他不在家。”又闷了半天才说：“我去。”我说：“你年纪这么大，恐怕走不动。”

老婆嘟嘟囔囔地大概是连老汉也不让去。外面“的的达达”的吹起了集合号，这时，我真是又急又饿，我还没吃早饭哩，才气呼呼的答应了：“没有儿子老汉也可以，要老汉去……。”

三

天渐渐阴了，不多时，空中飘起了天山飘来的雪花，部队穿过草原向雪山走去。

我和阿合买提老汉走在一起，一路上老汉一声不哼，只是闷着头走。

来时走得急，他忘了带干粮，我把自己的分了一半给他。我又

想到在来的时候对老汉說話态度不大好，向老汉道歉。老汉好像逐渐了解了一些什么似地，他說：“青年人，沒啥，我象你十八、九岁的时候，脾气更暴。”說完又好久不开腔了。

“老伯，为啥不說話呢？”我引逗着他說話。

“贼娃子可不是好打的呀……”他没头沒尾的說了这么半句。

“为什么？”走在一起的綽号叫大洋馬的范虎粗声粗气地問。

接着我們轉到了剿匪的題上，老汉也开話匣子啦。他說：“烏斯滿、堯乐巴士、賈尼木汗这是新疆‘贼娃子’的三个大头目。盛世才呀，国民党呀，据說起初也剿过他們，但好象不打不成交一样，反而狼狽为奸了。烏斯滿剿成了大官，堯乐巴士也剿成了專員，賈尼木汗也剿成了厅长……。”他搖了搖頭住了口，这意思大概是說：“你們也成不了器！”但这个結論他并未說出来。

“老伯，你說得对，可是我們是人民的軍隊呀，是毛主席的軍隊呀。”我特別強調了毛主席三个字。“老伯，你知道嗎，我們是經過二万五千里長征，通过雪山，走过草地，打败过日本鬼子，消灭过国民党八百万正規軍，由几万人壯大到現在五百多万正規軍的一支部队，啥困难都沒有阻擋住过我們，就是因为我們是人民的軍隊，为老百姓服务的队伍。”一塊行軍的同志都听着我說話，我更起勁了，象个宣傳員似的繼續說下去：“国民党，盛世才他們剿什么匪，柳条子穿王八都是一类貨，兒子和老子吵吵嘴，吃亏的还不是老百姓，当然他們結果还要作这官那官嘍……。”老阿合买提仔細的听着，步子迈的也起勁了。

四

暴風狂卷着雪花，一陣紧似一陣，周圍的一切：高聳的山岭，平坦的草原，晶晶的湖水，象一字長蛇陣似的部队，都消失在風雪里

了。只有走在你眼前的人还迷迷麻麻地看得見。一眼望不透的雪，天上是雪，地下也是雪。

山上本來就沒有什麼路迹，即使有一條羊腸小道，也早被這場風雪掩埋了。阿合買提老漢帶着我們這個前衛排搜索前進着，雪沒了膝蓋，偶然不小心就會滑倒或陷入到胸部的雪窩里。個人的眉毛上都凝着白霜。身上出着大汗，衣服快要濕透了。山越高、風越硬，簡直象一個很頑固的傢伙，不管你穿得多厚，它總有辦法鑽進你的身體，一直鑽進你的骨髓里。但我們還是挺着胸，握起拳頭，用力邁進。

山越爬越高，如果不順着腳向下看，簡直就象騰在風雪雲霧里了。

“我們是毛主席的戰士，我們不能向困難低頭！”二排長李雄同志發出了宏亮的聲音。這聲音沖破了風雪，就象早起的鐘聲，又象戰鬥中連長的第一聲號令。清脆的震動着我們每個戰士的心，也震動着我的心。我想起我在出發前向支部提出的保證書：“為了咱們的革命勝利，在剿匪肅特中，我將不怕一切困難，和在關里打胡馬匪一樣，堅決完成任務。”我又想起父親的來信：“咱家祖祖輩輩沒掛過匾哪，想不到你給老子爭了這口氣，你為人民多光榮啦，好，你好好幹。”我想着這一切，口里不由得喊道：“我們是共產黨員，要想消滅土匪特務，就首先要戰勝風雪……。”一陣風雪，噙得我沒有說完，就看見炮班比我小兩三歲的小李差一點沒有來個倒栽蔥，我趕緊把他扶住，費了好大勁才把他扛的炮架奪過來搭在我肩上。我說：“小心點，你再不給我，一會兒讓你來個狗吃屎。”小李不服氣的說：“才比我多喝幾年稀飯，還不是一樣的，給我，給我。”說着說着就動手動腳的向我奪起來。我最後說：“替你扛一會兒就給你。”才算了事。

大洋馬范虎粗聲粗氣地也嚷道：“是驢子是馬正是蹣的時候；

是金的是錫的到了爐里就知道啦！”他看見有的同志凍得帽帶鈕扣纏不上，在隊伍里穿來穿去的幫助大家，其實每個人的心都一樣，都擰着一股勁，不願讓別人受凍受累，他們想的是幫助別人。人人都是金子，比金還硬。

阿合買提老漢的胡子結滿了冰珠，臉凍成了鐵青色。他看着這一切，看着這雄姿赳赳的戰士們，也硬挺起身子向前邁。

我把皮大衣硬塞給老漢，他接在手里顫抖的說道：“你不冷嗎？”

我說：“和你一樣的，可是一想起他我就好象不冷了。”我特別加重的說着“他”字。

“誰？”

“毛主席、共產黨。”我說。“我是共產黨員，毛主席的戰士，無論啥時候，我一想起他，啥困難都象一陣風就刮散了。真的，我記得在關里每次打仗，我想起了他就更加勇敢；在行軍最累的時候，我想起了他，累也就跑掉了，我馬上去幫助別的同志背槍背米袋；在我苦惱的時候，一想起他就痛快起來，現在想起他，就好象披上了一件大羊皮袄，真是萬靈藥啊！這是實在事，老伯。”我親切的稱呼他老伯。

風雪刮得眼睛都睜不開了。阿合買提老漢硬撐持着身子向山上爬，過了一道山梁又一個山嶺，山上沒有一棵草，除了冰雪就是凶惡的岩石。風雪這樣緊，爬過這樣崎嶇的道路，就是年青小伙子也是不容易的。他雖生長在天山，習慣這種氣候，可是據老漢說這是天山四十多年來沒有過的大風雪啊。老漢是快六十的人啦，他好象喝醉了酒，兩腳已沒了准頭，一下跌進了雪窩里。等大家把他抬上來，四肢已失去了知覺，嘴唇雖然還能微微抖動，但連微弱的聲音也發不出來了。

這是大隊的前衛排，是不能停止的，二排長李雄脫下自己的皮

大衣盖在老汉身上，命令我和大洋馬范虎照看他。部队摸着方向繼續前进了。

我跟范虎用手和脚，連刨帶踢的开出了一片空地，周圍用雪搭起了一道圈子，把阿合买提老汉抬进去。在这样的暴風雪中，这个用雪圍起的雪窩就跟很舒服的暖室一样。

一陣風雪刮过来，雪圍子垮了。我們又从新搭，两手都不听指揮啦，好象不是長在我們的胳膊上。費了好大勁才又搭起来。我用嘴温着老汉的嘴，就好象一塊不化的冰一样。范虎解開自己的衣襟，把老汉凉冰冰的脚捂在他的怀里。

風雪拼命地刮，我倆都皺着眉头，望着一动不动的老汉，又互相瞅着，我們的心象热鍋里的螞蟻一样，再望望老汉，他仍是一动不动。

很久，(我們感到一分鐘就有几个鐘头一样長。)老汉發出微微的声音了，听不清字音。睫毛抖动了几下，眼睛睜开了，他看着我們，不禁流出了眼泪。我想他一定很伤心，是埋怨我不該讓他来帶路的。我自己也責备自己为什么就答应讓老汉来呢？我用手絹拭去他臉上的泪，慢慢的安慰道：“老伯，你好好躺着，一会后衛部队上来，会送你到后方去。”他搖了搖頭，又閉上了眼睛，我和范虎仍死死地盯着老汉的臉，不多时，他又睜开眼，發出不甚清晰的声音：

“我……要……起……来……。”

“老伯，你不能够。”

他搖搖頭，又过了些时，他睜大了两眼，臉色也漸漸变好了。

他执拗地說道：“我……不能……回去，队伍……会，找不見路……我要跟队伍走。”

“老伯，你不能够。”我倆焦急地齐声說。

他伸了伸胳膊，可能感到自己还有力量，硬坐了起来，范虎扶着他，將大衣給他裹着。

“你們救了我，天山的冰雪化了。我，我也忘不了你們，我要告訴我的兒子，我的后代，讓他們也忘不了你們。讓我的兒子來帶路，跟你們在一起打賊娃子。”他緊緊地握著我和范虎的手，繼續沉重地說：“我對不起你們，我受了賊娃子的騙，他們說你們‘滅族滅教’，要巴郎子秧崗子^①當兵，今天你們要我兒子帶路，我以為你們真的抓兵了，我讓孩子們躲藏起來；誰知你們處處和和氣氣，尊重我們的風俗習慣，可是我又想你們總是漢人，我不相信你們，我不能讓我的兒子來，我是快六十的人了，反正你們不會把我怎樣，我才來啦。”他停了一下又繼續說下去：“在國民黨的軍隊里我沒有見過一個好心的漢人，如今也以為漢人沒有好心，誰知道我想錯了，今天我才知道你們解放軍是我們真正的朋友，是真正為了我們。”我說：“對，老漢，只有我們共產黨解放軍才真正是為了各個民族的。老漢，你還要知道，漢族的勞苦人民和你們都是一樣的，對嗎？”他點了點頭。

“咱們才真正是一家人哪！”老漢更緊緊的握著我和范虎的手。

“咱們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不分哪個民族的，蔣介石是漢族，堯樂巴士是維族，烏斯滿是哈族，但他們都是我們的敵人；不管哪個民族的，凡是不讓我們過安生日子的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又象一個宣傳員似的說著。

阿合買提站起來，老臉上第一次顯出了笑容：“我不回去，我能走，你們看。”他象一個天真的孩子學著健壯人的樣子來回走了兩趟，表示他可以去，能夠去，也表示他的堅定意志。我和范虎也微微地笑了。

“你們是我的救命恩人哪！”老漢兩眼又濕潤了。

我更正著他的話：“毛主席共產黨是你的救命恩人！”

大家都哈哈的笑了。

在暴風雪中，又前進了。

1951.3.2. 于哈密

^① 巴郎子、秧崗子：維語，小伙子、姑娘。

我要讀書

高玉宝

三月里，天气晴朗。玉宝拿上镰刀、繩子，和村里八九个穷孩子上山去拾草。一出屯子，太平村的小学生正排着队伍在大路上走。有个学生走在队伍旁边，喊着：“一，一二一，……”象个小教官似的。小学校的老先生走在队伍后边。

玉宝呆呆地看了一阵，真羡慕他們。回头对小朋友們說：“人家旅行，咱們拾草。来！咱們也排个队伍走。”穷孩子們沒一个不願意的。玉宝把镰刀往腰上一插，排好队伍，他也走在旁边，喊着：“一，一二一，……”穷孩子們照他的口令，踏着步子，挺起胸脯，肩上扛着镰刀，走得很带勁，远远地跟在小学生队伍后面。

小学生們听見后面又来了一支队伍，一个个扭回头直朝后看，步子就乱了。那老先生回头瞅瞅，也很惊奇：这是誰家的孩子？居然把一帮小孩子管得住，还怪有精神的！老先生回头招手，叫道：“喂！小孩，你过来！”喊口令的那个小学生名叫于志成，見老师叫玉宝，就說：“我去叫他。”

玉宝見老先生叫他，忙回头喊了声：“立——定！”說：“大家听着，老师叫我，你們就在这兒玩，等我一下，咱們一塊兒就去拾草。解散！”有个孩子說：“玉宝，別去，先生会打你的。”玉宝說：“怕什么，我去看看就来。”于志成跑来拉着玉宝的手說：“玉宝，走吧，我們老师叫你。我們老师可好哪！来，跟我們一塊兒去旅行吧！”“我不去旅行，我还要去拾草。”“走吧！待会兒再拾草。”“大伙兒等着

我呢。”玉宝又回头对众人说：“你们等等我，我就来。”

玉宝到老先生跟前，恭恭敬敬给他敬了一个鞠躬礼，偷偷瞅那老先生：个儿好高呵，怕有五六十岁了，干干净净两撇八字胡，穿一件粗蓝布长衫，青布鞋底都快磨完了。他眉毛胡子都在笑。玉宝心想：“怕是要我去旅行。家里还没柴火呢……”小学生们不知有啥事，都一齐围拢来看热闹。

老先生哈着腰摸着玉宝的头，笑着说：“嘿！还懂得规矩呢！你几岁哪？”玉宝说：“我十二岁哪。”“啊，你叫什么名字？”玉宝把小脖子一歪，笑着说：“你猜猜看！”于志成说：“我知道。我们常一块儿玩的。”玉宝连忙堵住于志成的嘴，说：“你先别说话！”老先生看这小孩挺有意思，笑说：“你这孩子，叫我怎么猜呀？”玉宝说：“你真猜不着？你看！”就蹲下用指头在地上划了“玉宝”两个字，字划得不象个样子，老先生眯着老花眼，双手撑着膝盖，低头瞅了半天，好容易才认出来。笑了笑说：“有天资，有天资！你姓啥？”于志成一口接过去，说：“我知道，他姓高。”玉宝瞅了于志成一眼，怪他不该早说。老先生说：“你爹叫啥名字？”玉宝笑了笑，还没说呢，于志成又说了：“他爹叫高学田，跟我一个屯里的。”“啊，高学田，嗨，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又对玉宝说：“来，我也考你两个字，看你认不认识。”老先生蹲在地下，拿中指划了“太平”两个字，说：“你看，这两个字念啥？”玉宝瞪着小黑眼珠想了好半天，这两个字很面熟，在那里见过？想了一会，一下子他想起来了，这不是咱们太平村村公所门口大牌子上的“太平”两个字吗？就说：“这是咱们太平村的‘太平’。”老师故意摇头摆手说：“不对。太平村没有太平，这是‘天下太平’的‘太平’，懂吗？”玉宝红着脸硬争说：“字是一样的。”老先生说：“字倒是一样的，现在意思可不一样，这个，你小孩子家就不懂得了。来，你看这是个啥字？”老先生又在地下写了个“犬”字，玉宝一看，心想：这回，老先生可写错了。忙用手指头抹去“犬”字屑